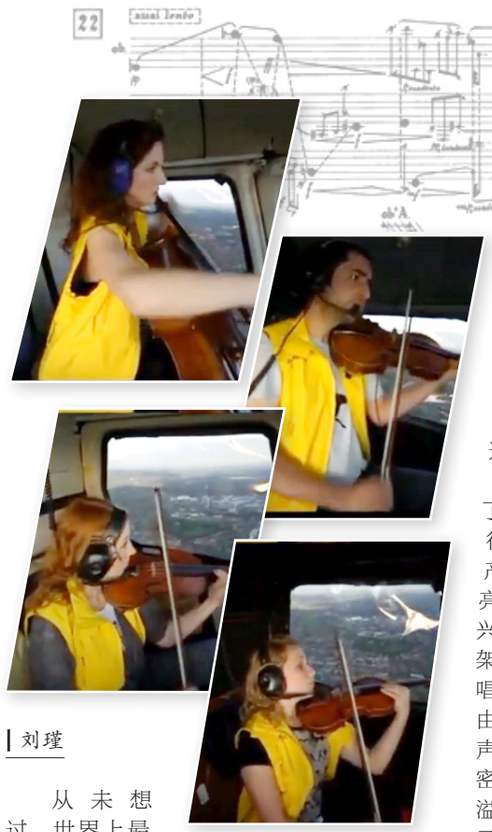
直升机四重奏



| 刘瑾

从未想过，世界上最为疯狂的弦乐四重奏是在直升机的飞行中上演。当旋翼的轰鸣声，与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演奏的旋律相遇时，究竟能碰撞出怎样的艺术效果？

以寻常的思维看来，直升机就是一款飞行器，与音乐确实离得遥远，而弦乐四重奏属于室内乐形式，自然与漫天飞翔的直升机也扯不上关系。但大名鼎鼎的德国近代先锋作曲家施托克豪森，却在1993年创作出一部旷世奇作《直升机四重奏》，并于1995年6月26日首演，由四名室内乐演奏家、四名摄影师、四名收音师混音师，搭乘上四架直升机在天空中完美演绎，音乐同时传回萨尔茨堡音乐节演播大厅，全程实况直播，29分钟的时间里，每一位参与的艺术家和听者都经历了一次无以言说的心灵震荡。

施托克豪森最初对弦乐四重奏并不感兴趣，某个晚上却梦见了自己浮于四架直升机上，每架直升机上乘坐一位弦乐四重奏演奏者。于是他开始打草稿并构思创作，那段时间里他还曾梦见蜜蜂，并坦言：“蜂群鸣叫的声音让我着迷。”整个作品听起来也像是一群蜜蜂或鸟儿的嚎叫，他因这个作品而独创了一个乐谱，谱面上每一种乐器都用不同颜色的音符标注，继而扩展为四行乐谱模式，四条线频繁地跳跃，用以模仿鸟在不同路线上的飞翔，据说写作中还融入了直升机的音速特点。

我把当年的演奏视频从头到尾仔细看了一遍。首先吸引我的是荷兰皇家空军飞行表演队“蚱蜢飞行队”，驾驶四架法国产的“云雀”直升机协助演奏，红白蓝的亮色涂装在阳光下格外耀眼。四名演奏者兴致勃勃登上机舱，摆好乐谱，戴上耳机，架好琴弦，开始一场全新体验。在风的吟唱中，旋翼桨叶渐渐摆动起来，阵阵轰鸣由弱而强，弦乐音渐起，仿佛蜜蜂的嗡嗡声与那旋翼的轰鸣应合起来，一个个音符密密匝匝地抛掷而来，霎时填充了脑海，溢满心间，好像一块带着芥末的蛋糕一下子堵在了嘴里，于是期待在细细的咀嚼中调动所有的味蕾去觉察。

四架直升机腾空而起，展开身姿在天空翱翔。旋翼的轰鸣与弦乐的演奏声渐炽，我第一次仔细地体会那轰鸣的节奏，从前在外场拍摄报道时，只觉得如震天巨响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当它与略为尖利的小提琴声音合作呈现时，却又自然生动，有一种活泼的劲头令人震慑。四名演奏者在天空中更加忘情地拉动琴弦，他们听不到彼此的声音，只能通过耳机中的节奏信号保持同步，还按照乐谱所示时时发出兴奋的吼叫，于是乐器之声、激越的人声，还有直升机的轰鸣声交织在一起，并传送回地面的调音台进行混音，将画面与声音立体融合地展现给现场观众。

半个小时后，直升机徐徐降落，它的身姿轻盈跃动，每一处部件好像也接受了音乐的问候，不再只是钢筋铁骨的器件，而那弦乐的奏鸣，也融合了旋翼轰鸣的劲道和无畏，多了些刚毅的力度。当然，含在我嘴里的那块别致带着芥末的蛋糕，也慢慢化开，沁到心底的，有一丝刺激，一丝热辣、一丝甘洌，还有一丝眩目、一丝自由的畅快。

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直升机的声音，能成为一部音乐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升机的音速特点，也成为音乐家关注和研究领域。诚实地说，施托克豪森的音乐，的确找不到半点浪漫派而古典派作品的传统，从听觉来说并不完全舒适，只是觉得音与音之间严丝合缝，但又完全出人意料，无以判别音乐的走向，好像是完全背叛了传统，转向了时值、强度、音色、组织整体控制的序列音乐。

《直升机四重奏》细细听之，乐曲情绪中又有趋于中性风格的工业元素。这一点的溯源，如果越过梅西安再往前挖掘，可以遇见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潮流。1909年，意大利诗人马利内特发表《未来宣言》，表达对陈旧思想和政治艺术传统的痛恨，以及对于速度、科技元素的热爱，比如飞机、汽车和工业化的城镇等，也立刻在艺术界得到回响。比如苏联作曲家莫索洛夫的《钢铁工厂》，美国作曲家安太尔的《机械芭蕾》的音乐和声响，就是高度工业化的象征，在艺术的性情中又带有强烈的规则和秩序气息，与浪漫深沉古典主义曲风截然不同。

科学的终极是艺术，艺术的终极是科学。直升机是什么？我突然开始更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施托克豪森《直升机四重奏》带来更多关于直升机的多元面相，它无所不达，无所不能，宛若精灵，可以轻松跨越界限森严的藩篱，在技术、艺术与生活中找寻心性相通的伙伴，为随时随地上演一场质地优良的表演，奉献上自己最独到的见解，或携手相伴优雅共舞，让你从心底刮目相看。

家有初中生

当青春期撞上更年期

| 乔宁

记得儿子刚上初一时考试成绩很不理想，我很焦虑，认为现在中考形势这么残酷，一定要有好的学习成绩才能上好高中、考上好大学，才有好工作，他的人生才算成功。因此，很想替他多做些事情来帮助提高学习成绩。替他整理书桌、替他制订学习计划、狂买各种参考书、热心去报补习班……能想到的都做了，可是收效甚微。于是，我监督力度进一步加大，各种苦口婆心的劝告也时常出现，结果呢，你满怀希望，满怀爱意去给他提建议、作规划、谈安排时，他一脸的不屑和不乐意，嘴上说着：“好好好，我知道了！”来敷衍你的话，而继续顾左右而言他。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开始还温柔以对，后来我的声调开始高了，命令的手势也多了起来，已经不是一个良好的沟通模式了，双方都开始带有情绪，都在全力以赴地去释放自己的情绪，至于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早已经在硝烟之下被淹没，一个讲不进去一个听不进去，其结果常常两败俱伤……

因此，他的初一上学期我们几乎都是在“焦虑的母亲＋失控的孩子”这种不稳定的模式下度过的，况且他已经步入青春期，我也四十不惑了，于是顺理成章地让青春期撞上了更年期。两个人目前都是体内激素不平衡，时刻处于潜在爆发状态，因此常常因为沟通问题（都看对方不顺眼）和学习问题（成绩老上不去）上产生分歧，当两人都互相说服不了对方，彼此都很恼火时，这种剑拔弩张的气势犹如彗星马上要撞地球一样，那激战的场面可想而知。他看着我的眼睛是怒火熊熊，我此刻的心理状态是严重的无力掌控感，恨不得钻进他的脑子里去，干脆把他的思维模式给删改了，直接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植入进去才算安心吧！

后来，我常常会反思自己之前与对孩子的相处模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之所以会那么焦虑，就在于以爱之名想着处处为孩子好，太着急、太想为孩子着想了，会不由自主地替孩子做好安排，而他执行不了我就焦虑，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也势必会把这种焦虑情绪传递给孩子。因此，他除了要应付学习之外还要应付我的焦虑情绪，肯定是带着思想负担去学习，那他得多累啊！更重要的是，由于他的学习事务我过度参与，结果还是“他律”在起主导作用，导致他的“自律”意识没法生长，会让他总觉得是为家长而学习，如果学习这种事情总是带着压力和不自觉来被动进行，学习效果可想而知。

因此，在残酷的事实面前我举手投降，不再与他这个青春期男孩大作战了，而是放下全能自大的权威家长身份，试着努力转变自己的心境，并试着改变与他之前绝对控制的相处模式。首先学会尊重他，遇到有分歧的事情与他多商量，多倾听一下他的意见，如果他对就按照他的意见来，他的执行力反而更好。另外，在学习方面我慢慢退出全盘控制，让他自己安排自己的学习进度，自己分析与别人的差距，对于学习目标有一个合理预期值，本着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主动努力学习，对于学习成绩的要求是比上一次有进步就行，保持住不断向上的学习状态。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思想转变，第一，我要把自己调整好，没事多看看书，管理好自己的情绪，遇事情不焦虑，把良好的亲子关系建立在所有要处理解决问题之前，明确家首先是家，是纯粹的生活，学习只是生活当中对于成长期的孩子来说最重要的部分，但是那不是他的全部。如果我和老师一样，光死盯孩子的学习，那家里就和学校一样只讲学习成绩，就失去了家的意义，孩子学习上的压力也无处释放，毕竟孩子现在的学习压力很重，而家就是他好好放松，休养身心的温馨港湾。第二，我努力不焦虑并不代表忽视教育，不过分追求考试成绩也不代表不想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优秀的人，毕竟孩子的学习还是目前他步入社会化的最重要的事情，但除了继续督促他好好学习外，保持一颗平常心，还要鼓励他在学习之余培养自己的生活自理能力，学会感受四季变幻之美，享受与人在课堂之外交往的惬意，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品格修养，保持心理健康，不过度透支自己。因此，除了夸奖他学习状态越来越好的同时，我也很为儿子其他非学习方面的个人成长而感到高兴：他可以饿了独立煮方便面还不忘再加个鸡蛋和火腿肠营养丰富些；可以组织院子里的小朋友们开心玩耍，成为“娃娃司令”；自己打篮球时猛练潇洒的防御动作，出一身汗自寻开心且暗自骄傲；出入电梯时懂得谦让和帮别人按楼层按钮……这些虽然都是小事情，但是在认真对待学习的同时收获一个阳光、自信、感恩又懂得开心生活的孩子不是更好吗？

于是我们俩，一个青春期儿子，一个更年期母亲，青春大作战暂时告一个段落，不再互相嫌弃，不再相互斗争，而是彼此和解，努力成为一个战壕里的亲密战友，一起互帮互助朝前走。我也逐渐学会要接纳现实，把期望和实际拉得更近一些，用心、用情、用智慧、用信任与孩子和谐相处，像是认真地种下一颗种子，施以阳光、雨露和肥料，耐心的陪伴，关注和鼓励他自己内在的力量，看着他慢慢长大，将来靠自己的能力过上一种有价值的、充盈幸福、自知自足的美好人生！

方寸之间有乾坤

| 梁永平

金石篆刻，俗称印章和“雕虫小技”，是指印文字、图案的设计和刻字，与书法一样，是我国独创的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印章早在秦朝以前叫“秦”，汉代后称为“印”或“章”。一方优秀的印章，具有适用与艺术的两重性，而我们日常所使用的木质、有机塑料印章，一般仅是为了实用，不具有任何艺术性。只有同时代具有优美的书法、章法和刀法这三个基本条件的印章，才能称为金石篆刻艺术。

我国的金石篆刻艺术起源久远，大约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主要作为平信用于商业贸易的私印，到汉代是一个空前鼎盛时期，它不仅印章的形制，纽式等方面精美绝伦，而且在入印文字的处理、章法构思中独树一帜，分朱布白，集书法、雕刻于一体。因此，汉印被后世篆刻家奉为典范，成为历代印人效仿学习的楷模。汉印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效仿与追捧，它主要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给人以憨厚朴实典雅之感 、章法布局外拙内巧，浓纤疏密配置得当，刀锋起伏，朱白相间，集平实方正端正，极富有艺术感染力。

唐宋年间，随着唐太宗贞观珠印和宋徽宗编印的《宣和印史》问世，印章扩大到艺术领域，金石篆刻艺术才正式成为专门的艺术，与诗书画印并立于中华民族艺术之林，这个时候，除官印和私印外，又出现了收藏印、斋官印、肖形印以及多种“闲文”印章。

印章在元代以前，都是文人书写篆文，后交刻印工用铜或金、银、玉、陶、等材料，采取铸和凿的办法制作。相传直到元末，画家王冕发明利用浙江丽水花乳石（青田石之类）代替金属、牙、木等印章。以后，文人墨客竞相仿效，涉猎篆刻艺术，自篆自刻印章成风，并逐渐形成了流派分成、名家辈出，明代的文彭、何震、浙派（丁敬等）邓派（邓石如）赵派（赵之谦）齐派（齐白石）等众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治印流派，从而把金石篆刻艺术独树成一座丰碑。

金石篆刻也由原来的镌刻官衔、姓名等，扩大到镌刻具有文学含义的印文，进入了文人的书斋、画室、成为供人欣赏的艺术品。此时实用的印章不再是唯一的实用用途，而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发挥其重要的作用。衡量一枚印章的艺术成败得失，主要是看其书法、章法和刀法能否再方寸之间中表现的完美和谐，达到高度统一。及印先字、字先章章则具笔。因此，金石篆刻艺术的成败，首先取决于作者的书法造诣和美学知识。因为印章所采取的书体主要是篆文，所以学刻印章，应先要求印人熟悉甲骨、钟鼎、小篆、大篆等诸多文字结构特征，掌握字的笔意规律和汉字造型艺术；其次，是善于运刀，能掌握冲、切等基本刀法，此外还应懂得一点印史、印学和文学、美学方面的知识，所谓“印中之技，工在印外”其道理就在于此，而且根据个人喜好、选购印材石质性能、特点及形状、内容；按照事先设计构思“小心起稿”“大胆凑刀”，方能在方寸大小的范围内，巧妙地表现出一个疏密相应“宽可走马、密不透风”、布局合理，落印得当，即能够起到笔墨的作用，又能够起到笔墨所起不到的作用，构成篆刻艺术的深邃之美。

几十年来，心神交流于探索，纵情于金石篆刻，可谓是“石林朱甍，笔墨浸染，章海帆动，书艺兰烟”；以到代笔从无倦怠，勤石耕耘，把单调的生活色彩复合成层次不一的晕染，在生命的旅途上，忘记了世间尘嚣喧扰与浮躁，开始了臻至化境的平静和淡薄，去逐渐体会金石至味的无穷魅力。

每当工作闲暇之余，寻找一处一个人心灵的栖息地，放松心情，独自坐在斗室书桌前，把目光投向那一方方形状各异的印石，知白守黑，凝思细想，若何结构，若何选字、若何运笔，往复踌躇至眉睫间隐隐见之，寻找和寻觅着如何立马，又如何插针？小心落墨，大胆落刀，肆意挥洒遨游在印石方寸耕耘之中，刀走凌云志，虽然篆刻费事费力，甚至在印石石质较差时，还不免被刀划破手指，付出“血”的带价，在极为专注时，也会被窗外突如其来的声响惊扰，但是刻刀与印石摩挲发出的“咯咯”声响，显然超出这些，驱散多少寂寞时光，也成就了一些“拙品”，不时以“豆腐块”的形式，散落于国内各个报纸杂志发表，而有所“收获与成就”。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随着时间的积累和沉淀，对我而言，金石篆刻不单是一份传统艺术，更是一份心境，一种哲理。从某种程度而言，乃情思之寄托，是感情之抒、俗世纷扰中，能够于片刻的宁静中潜心耕耘是一种美的享受，赋予了认知的美，并以传统的中国红，印出篆字的美、立体的美、灵动的美、生命的美、意境的美、更是我生活的阅历和感悟转化成一招一式技艺不断提升的动力。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成为我无声的玩伴，也逐渐成为工作严谨执着的优良品质融入我生命之中，“万千气象溶于方寸之间”见微知著、格物致知，这正是篆刻艺术的气质、魅力与哲学精神的高怀所在，同时也体现出一种高远的生命智慧和人文理想。这正是深层次的表达内心丰沛的精神世界寄托和高贵的审美情趣所在，也就是字美如画、意美如诗、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

回想与许老师学画的时光

| 黎智

在一幅幅熟悉的作品前，我不由地回想起了和许自彬老师相识学画的那些时光。我始终相信每个人一生能和自己相遇到的人，都是有缘分和定数的，能在一定的时间遇到自己生命中的良师益友，更是一种天赐的机缘巧合。我清楚地记得与许老师相识于1983年秋季，我刚参加工作，自己的一幅钢笔画《华山北峰》参加了厂工会主办的职工书画展。开幕式那天，厂工会特别邀请了勉县文化馆的负责美术、书法的老师前来进行指导，许老师就在其中。出于对老师的崇拜和敬畏，我一直悄悄跟随在人群后面，静听老师对展览作品的品评，当他们走到那幅A4幅面的钢笔画前时，一位老师指着我的那幅画说：这幅钢笔画不错嘛！是谁画的？这时厂工会一位年长的负责人，就把我介绍给了许老师。这就有了我们15年的师生情。逐渐接触交往中，老师的恩谊难以尽述，兹就本人随师学艺之闻见身受，将老师的艺术实践和自己的粗浅感受，与同道共同分享，并就教于诸位方家。

许老师是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首伸向生活”的绘画宗旨的践行者和传承人，长安画派的基因深深融进了他的绘画语言。他和长安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的方济众老师，都有深厚的师生之情，在这次画展上我们也目睹了他们师生间的来往书信，其作品有深厚严谨的造型能力和笔墨功夫，作品厚重大气、格调清新，在汉上画坛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他是勉县文化馆的一名美术干部，一直承担着群众美术的培训普及工作，80年代初他通过举办绘画夜校、暑期培训、定期展览为勉县美术爱好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并于1987年春季在陕西省美术家画廊成功举办了“勉县美术作品赴省展”，当时也是画种非常齐全的一次展览，其画种涵盖了国画、油画、水粉、水彩、雕塑等，我的国画作品“细雨”也在其中。

他经常组织我们深入生活，了解民风民情，用现实的写生提炼替代程式化的笔墨，坚信艺术来源与生活。也正是抱着这份坚定，历时多年深入大西南，徒步秦巴山区，将采集到的表现汉江沿岸风土景观的大量速写手稿，经过艺术加工提炼，融入自己的创作之中。在突破传统方面许老师也是一位可敬的实践者，我们从他展出的95幅作品中可以领略到许多新的、通过不断尝试而形成的很有特点的作品，不但表现技巧十分丰富，抒情性强，还在笔墨和形式上着意追求特有的装饰趣味，寓奇巧于浑厚之中。有话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取代坚持，在作画方式上许老师可以说是绞尽脑汁，我亲眼见到过他试验用豆浆和水墨融化、用丝瓜瓤、孔雀羽毛等为画笔，用树枝将墨色击打于纸上，在有肌理纹路的石头上用淡墨烘拓画面的背景，不断追求画面的创新和变化。在不断的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笔墨表现语言。

许老师的山水画取景宏阔，墨色并举，有壮伟之象、莽然之气，山峦落笔雄健硬韧，线条具有沉稳、柔秀之美。他创造性地把传统山水的笔墨进行了吸纳、移植与重组，不露痕迹地融入了现代语境，使画面上的意象塑造、诗意表现、田园情怀更富于时代性与现代感。他在对景造境中，把崇山峻岭的雄强气象、烟云变幻的苍茫景色，以点、线、墨、色的塑造和表现相结合的手法，生动地展示在画面中。20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目睹这些作品，仍然沉浸、陶醉在韵律协调的墨色世界中，经典的作品永远就是经典。

许老师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我每次到县城去找他，他几乎都在画室画画，每次给他看我的习作，他都能提出非常诚恳的建议，并加以示范，有时他让我把他的画带回去临摹，还赠送我一册古代优秀传统山水画临本，让我好好学习传统的东西。最后一次见到许老师我告诉他要去西安美院进修的消息。他家的客厅就是他的画室，当时他刚刚开始画那幅没有完成的百米长卷，画室的墙上、画案上有许多速写小稿。他展开多幅手稿，讲解他的构思，并相约学习回来后，一道进山写生。可不幸发生在当年的夏季，正当盛年的许老师由于疾病发作永远离开了我们。遗憾地留下了那幅没有画完的百米长卷。

每当想到这些情与景，一切都感觉是刚刚发生过，我在航空企业工作，做过美术教师、宣传主管、企业副刊编辑等，虽然每一段工作都能和爱好有着一定的联系，我也确实觉得这是一种幸运，将爱好服务于自己的工作，在有限的业余时间里摆弄一下自己的爱好，老觉得等有时间了，好好画，可时间过得确实太快，或许是忙碌的工作和生活仿佛让我们没有顾及时光的流逝，轻慢了老师的期盼。回顾远去故事，纪念老师，告诫自己要珍惜和把握未来的生命和时间，用好作品来告慰老师的殷切期望。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南大街67号（100712） 社长：孙伟 总编：魏轶群 总编室主任：吴斌斌 58354180 广告/发行部：58354176 传真：58354167 投稿邮箱：news@cannews.com.cn 每周二、五出版 全年定价288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东工商广字第0113号 中国青年报印刷厂印刷